

弟弟的出生

安安近4歲的時候,弟弟出生了。那香香軟軟的娃娃像個小天使,媽媽看着他,覺得自己像被一塊大磁鐵吸住了,怎么也離不開那巨大的魔力。

“媽媽,有了底笛(弟弟)後,你會不會不再喜歡安安了?”安安有些困惑地看着弟弟。

“怎麼會呢。”媽媽溫柔地撫摸着安安的頭。

弟弟出生不久,朋友們紛紛上門道賀。

住在對面的艾瑞卡第一個來按鈴。艾瑞卡手里拿着兩包禮物,一進客廳就問:“老大呢?”安安從書堆里抬起頭,看見禮物眼睛一亮。

艾瑞卡半蹲在他面前,遞過禮物,說:“阿姨今天是來看新寶寶的,可是安安是老大,安安更重要。阿姨先給你禮物,然後才去看弟弟,你同意嗎?”安安愉快地同意了,快手快腳地拆着禮物。

“你怎麼這麼聰明?”媽媽又是感激,又是佩服。

“這可太重要了,不能讓老大感覺自己被忽略了。”艾瑞卡微笑着眨眨眼,然後,撫摸着嬰兒的頭髮,壓低聲音說,“小東西真是美極了……”

臨走時,艾瑞卡在大門口又親了親安安,大聲對媽媽說:“我覺得還是老大比較漂亮,你說呢?”然後搖搖手,離去。

此後,媽媽發現,那些做過父母而且養過兩個以上孩子的,多半和艾瑞卡一樣,來看嬰兒時,不會忘記多帶一份給老大的禮物。

那些不曾做過父母或只有獨生兒女的,只帶來一份禮物。他們一進門就問:“Baby 在哪里?”然後大步走向嬰兒床,低下頭髮出熱烈的贊賞,“看那睫毛,多麼長!看那頭髮,多麼柔軟!那小手,肥肥短短的可愛死了……”

老人在遠處的台階上坐着,手支着下巴,看着這邊。

直到離開,客人們都沒注意到客廳里還有另外一個孩子,一個他們本來認識的孩子。

晚上,該刷牙了,老大爬上小椅子,面對着洗手台上的鏡子,左看看,右看看。“媽媽,我的睫毛不長嗎?”他眨眨眼睛,“我的頭髮不軟嗎?我的手不可愛嗎?”

媽媽放下了手中的梳子,把老大擁進懷里,竟覺得心酸起來。

老大的失落

老人漸漸地長大,一頭髮下面是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睜開來看見世界就笑。同時,老大變得麻煩起來。該刷牙的時候,他不刷牙。媽媽先是哄他,然後勸,然後開始尖聲喊叫,最後,媽媽把梳子拿在手上,老大挨打了。他哼哼唧唧地哭着,這才蹬上小椅子,開始刷牙。

該吃飯的時候,他不吃飯。媽媽覺得這孩子真是不可理喻,都6歲了。媽媽開始勸,然後厲聲呵斥。

“葛格(哥哥)笨蛋!”小的突然冒出一句剛學來的話。媽媽忍不住大笑起來。老大漲紅了臉,推開盤子,憤然走了出去。

媽媽愣了一下,趕緊跟了過去。

媽媽的巧妙撫慰

“你比較愛底笛。”安安斬釘截鐵地說。媽媽坐在樓梯的一階,面對着他,一手支着下巴:“你說說看,我怎麼比較愛弟弟?”

“他可以不用刷牙,可以不吃飯,可以不洗臉……他什麼都可以,我什麼都不可以!”“安安,他才兩歲。你兩歲的時候也是什麼都可以的。”媽媽儘量溫柔地說。

老大難以置信地望着媽媽:“我兩歲的時候也那麼壞嗎?”

“更壞。”媽媽把稍微有點兒鬆動的老大拉過來,讓他坐在自己膝上,“你兩歲的時候,家里只有你一個小孩兒,你以為自己是國王,天不怕地不怕。”

“哦——”老大似乎是理解了,又似乎是在緬懷過去那美好的時光。

“媽媽問你,現在新衣服都是買給誰的?”“我。”“弟弟穿的全是你穿過的舊衣服對不對?”老大點點頭。

“每個星期五下午媽媽帶誰去看戲?”“我。”

“冬天爸爸要帶誰去阿爾卑斯山滑雪?”“我。”

“安安,媽媽把兒子扳過來,與他四目相對,“有些事是6歲的孩子可以做的,有些是兩歲的孩子可以做的。對不對?”

“對。”安安點點頭,已經徹底不生氣了。

他跑到弟弟身邊,和他一起趴在地上,手里推着一輛火柴盒大小的警車,嘴里發出“答滴答滴”的警笛聲,和弟弟的小汽車來來回回地配合着。

兩個頭並在一起,媽媽注意到,兩人頭髮的顏色竟是一模一樣的。這世界是如此美好。

美國華裔的後代不同于前人,他們似乎有着一個尷尬的身份,他們在很多方面與上一代人不同,這也使“華二代”成爲一群非常特殊的人,這樣一個身份也給他們帶來不少困惑。生長在美國的華裔後代(American-Born Chinese)通常可以感到“中間人”身份的尷尬。回家是父輩耳濡目染的神秘中國,出門卻是撲面而來的西方世界。

講雙語,教育好,工作棒,卻沒有歸屬感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國際移民(微博)與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李其榮教授曾在《美國華人新移民第二代及其身份認同》中分析美國華人二代移民的主要特徵,其中包括使用雙語、重視教育、職業成就較高、缺乏歸屬感。

李其榮教授認爲,美國華人二代移民年齡越大,中文越差。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第二代美國人:移民成年子女概觀》(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s: A portrait of the Adult Children of Immigrants)報告研究數據,美國移民的成年子女都說英文。李其榮教授還認爲,如果母親的英文程度較高,其子女的中文程度便相對較差;住在唐人街或華人移民聚居郊區的孩子的中文程度比住白人區的高。

李其榮教授援引美國移民專家彼得·鄺觀

點,認爲華人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因此華人二代移民進入大學深造的比例明顯高於美國的平均水平,且極少數會選擇攻讀人文社會科學,大部分人集中于科技或工程領域。同時,美國華人二代移民在職業成就往往比美國其他少數族裔第2代要高。缺乏歸宿感是美國華二代的一個明顯的特徵。他們在行爲、心理等各方面與一代移民不同,在文化上缺乏歸屬感,感覺自己是屬於兩種文化之間的人。媒體曾報道,美國華二代被稱爲“香蕉人”,雖有中國人的黃皮膚外表,卻有着地道美國白人的內在。

美國華二代:我到底是哪國人?

他們接受着完全西化的教育,他們看不慣父母謹小慎微的行事作風,父輩們也搞不懂子女張揚外露的價值選擇。處於這種“中間人”地位的美國華二代在文化上和思想上都承擔着很大的壓力。父母傳授的祖籍國的文化價值觀,和走出家門的西方文化社會的衝擊,這就造成了美國華二代的認同的問題。

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美國華二代在自我的身份認同上具有多元化和多層次性的認知,有人傾向於對美國人的

認同,也有人傾向於對華人的認同,而這種差異性來源於不同的家庭環境、學校教育、居住環境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偏見。

面對歧視,對自我否定說 NO

美國社會存在的歧視讓很多在美華二代排斥移民身份、家庭文化及傳統。媒體曾報道,中國人覺得美國華二代漢語說得差,不是中國人;美國人覺得他們英語說得好,也不是中國人。

但是,在美國人眼里,他們依然還是“外國人”,建立起的關係密切的朋友圈也多半局限於華二代之間。一位華裔二代移民在美國軍隊服役,受到其他士兵排擠,他們經常用誇張的亞洲

語言口音大聲喊他的英文名。最後,華裔士兵自殺。一位網友曾這樣評論過:“我很可憐那些‘香蕉人’,他們既不能得到華人的認同,也得不到洋人的認同,猶如兩頭不到岸……”

然而,面對美國社會存在的歧視,全盤的民族自我否定是錯誤的,一種積極的應對態度才是可取的。據新網報道,2002年姚明出入NBA時,奧尼爾曾稱他爲

最好的發明永遠都不會結束

德國工程師卡爾·本茨發明第一輛石油動力汽車時,他所發明的不僅是帶輪子的發動機,他所驅動的是徹底改變社會結構的全新行業。同樣,英國計算機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不僅建成了世界第一家網站,同時也爲萬維網奠定了基礎。這兩位先驅都不可能預料到自己的所作所爲產生的影響。

谷歌被推出時,人們驚奇地發現只要往電腦里敲幾個字,他們就可以找到想瞭解的一切。背後的操作機制在技術上非常複雜,但由此得出的結果卻相當簡單直觀:那就是一頁文字,其中包含10個藍色的鏈接。這確實比什麼都好,但按照今天的標準還沒有好到極致。

於是我們的創業合夥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像其他成功發明家一樣不斷改進。他們開始引入圖片。畢竟,人們想要的不僅是文字。2000年格萊美頒獎儀式後上述趨勢開始顯現,頒獎儀式上珍妮弗·洛佩茲的一襲綠裙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當時這成了互聯網有史以來最流行的搜索熱詞。但我們無法爲用戶提供他們想看到的東西:珍妮弗·洛佩茲身上那條裙子的圖片。谷歌圖片搜索應運而生。

地圖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當人們在谷歌上搜索地址時,他們要找的不是提到這條街道的鏈接,他們想要知道如何到達那里。於是我們做出了可以點擊、拖動和輕鬆瀏覽的地圖。現在地圖已經成了谷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以至於多數用戶或許都無法想象沒有電子地圖是什麼樣子。

我們的許多變化也是如此。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搜

索結果日臻完善。谷歌天氣能夠顯示你所在地區未來數天的預報結果,爲你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幾年前,我們某家競爭企業的律師畫了一幅畫,上面有一條海岸線和零星幾個島嶼。他又畫了一條虛線,說這是連接島嶼和大陸的唯一渡口。他想說谷歌就像渡船一樣,是瀏覽互聯網的唯一方式。

現實是,網上瀏覽有很多方式,想看新聞,可以直接登錄喜歡的新聞網站;想買東西,可以直接登錄購物網站搜索款式及價格、瀏覽評論並且付款購買。

問題是我們所處的經濟大趨勢不僅充滿競爭,而且變化不息。2015年,我們的行業迎來了重要的里程碑:人們在移動終端所花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檯式機,花在檯式機上的時間已降到只有40%,而且人們使用移動終端和檯式機時採取截然不同的方式。

很多人認爲沒有競爭者能擊敗Facebook、谷歌、蘋果和亞馬遜這樣的大企業,我卻不這樣認爲,大公司可以被迅速超越。就在幾年前,雅虎、諾基亞、微軟和黑莓這樣的企業似乎還無可匹敵。但從那以後他們逐漸被一波高科技企業的浪潮所吞沒。

谷歌不是一艘渡船、一條鐵路、一張電網或電信網,爲你提供單向、沒有競爭空間的服務。人們有選擇權,如果我們不再有用,我們的用戶就會開始流失。

人們很少能料到重大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動蕩。電報葬送了郵政,收音機和電視擾亂了報紙,飛機終結了遠洋客輪。發明總是充滿活力。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未來永遠那樣令人振奮。

人生永遠沒有太晚的開始

[美]摩西奶奶

今年,我一百歲了,趨近於人生盡頭。回顧我的一生,在八十歲前,我一直默默無聞,過着平靜的生活。八十歲後,未能預知的因緣際會,將我的繪畫事業推向了巔峰,隨之帶來的效應,便是我成了所有美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大器晚成的畫家。

我的老伴已離世多年,孩子們也依次被我送走,我的同齡人也一個個離開了我。我覺得自己越活越年輕,越來越喜歡與年輕的曾孫輩們一起玩。他們累了、倦了,便喜歡圍坐在我身旁,不嫌曾祖母絮叨,聽我說些老掉牙的人生感悟。

有人問,你爲什麼在年老時選擇了繪畫,是認爲自己在畫畫方面有成功的可能嗎?我的生活圈從未離開過農場,我曾是個從未見過大世面的貧窮農夫的女兒、農場工人的妻子。在繪畫前,我以刺繡爲主業,後因關節炎不得不放棄刺繡,拿起畫筆開始繪畫。假如我不繪畫的話,興許我會養雞。繪畫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充實。不是我選擇了繪畫,而是繪畫選擇了我。

有年輕人來信,說自己迷茫困惑,猶豫要不要放棄穩定的工作,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人的一生,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是幸運的。有自己興趣愛好的,才會生活得有趣,才可能成爲一個有意思的人。當你計功利地全身心做一件事情時,投入時的愉悅、成就感,便是最大的收穫與褒獎。今年我一百歲了,往回看,我的一生好像是一天,但在這一天里我是盡力開心、滿足的。我不知道怎樣的生活更美好,我能做

的只是盡力接納生活賦予我的,讓每一個當下完好無損。

七歲的曾孫女抬頭問:“我可以像曾祖母一樣開始繪畫嗎?現在開始還來得及嗎?”我將她擁入懷里,摩挲着她的頭髮,緊握着她的小手,注視着她,認真回答:“任何人都可以作畫,任何年齡的人都可以作畫。”不喜歡繪畫的人,也可以選擇寫作、歌唱或是舞蹈等,重要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尋找到你心甘情願爲之付出時間與精力,願意終生喜愛並堅持的事業。

人之一生,行之匆匆,回望過去,日子過得比想象的還要快。年輕時,愛暢想未來,到遙遠的地方尋找未來,以爲憑藉努力可以改變一切,得到自己想要的。不到幾年光景,年齡的緊迫感與生活的壓力撲面而來,我們無一幸免地被捲入殘酷的生活洪流,接受風吹雨打。

我的孩子們,投身于自己真正喜愛的事情時的專注與成就感,足以潤色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瑣碎生活帶來的厭倦與枯燥,足以讓你在家庭生活中不過分依賴,保留獨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尋覓到一個懂你、愛你的伴侶,兩個人組成的小小世界,足以抵擋世間所有的堅硬,即使在面對生活的磨礪與殘酷時,也不覺得孤苦,不會崩潰。孕育小生命的過程,會感覺到生命的奇迹,會獲得從未有過的力量。當一雙小手緊抓着你時,完全地被依賴與信任會讓你感受到自我的強大,實現自我蛻變式的成長。

人生並不容易,當年華已逝、色衰體弱,孩子們,我希望你們回顧一生時,會因自己真切地活過而感到坦然,淡定從容地過好餘生,直至面對死亡。



“Ching-Chang-Chong”(對中國或中國血統人士的蔑稱)。但是2005-05賽季季後賽,火箭隊遭遇達拉斯小牛隊,火箭隊客場先勝兩場,姚明第二場14投13中,創下火箭隊史上季後賽最高投籃命中率。而已成爲全球焦點的林書豪“林瘋狂”,大學時也曾因爲美國人對亞裔美國人不會打球的刻板印象亞裔備受歧視。最後他還是用實力證明瞭自己,成爲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被戲稱爲“林封面”。

實現了自身的價值,或許美國華二代就可能可以平靜地面對過去的歧視,坦然並驕傲擁抱自己的華裔身份了。

